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玉坡奏議卷一 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實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張紹鼎

玉坡奏議　詔令奏議類二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玉坡奏議五卷明張原撰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疏論時事謫貴州新添驛丞嘉靖元年召復故官坎坷八年其志不挫益以慷慨直諫自許如正殿通等陞職世襲疏趙雲陞命疏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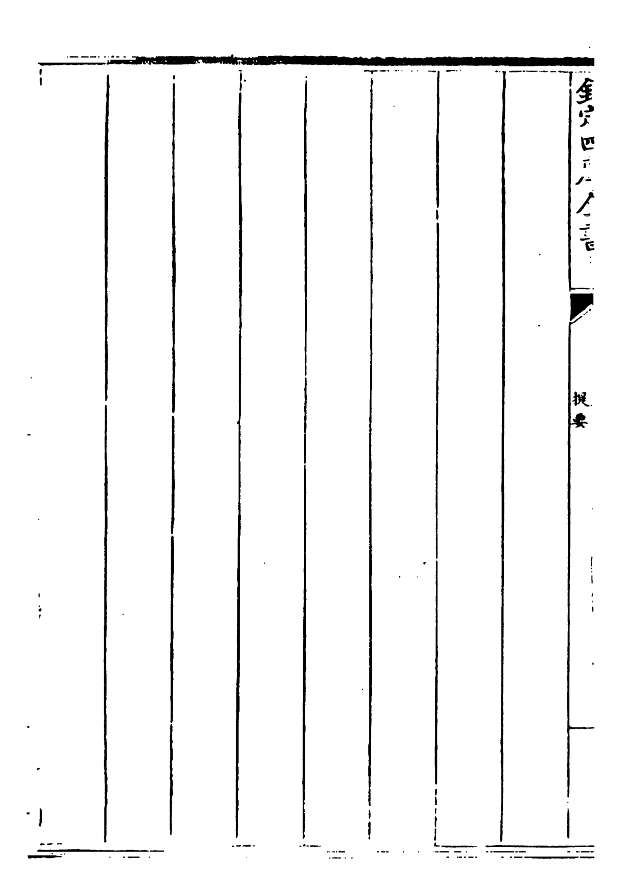
近習疏請逐太監蕭敬二疏論錦衣衛朱宸等罪狀疏寢楊倫職命疏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停司禮監乞請疏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論内官提督織造疏論張璁桂萼疏皆力折權倖不避禍患言人所不能言今具載集中當其賜環之初趙漢與之同科贈之以詩有碧桃雨露空千樹老竹風霜見一竿句又有回來龍劍星文在遲暮提攜得共看

句今載漢衡齋詩稿中觀於是集原可謂不

愧斯言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玉坡奏議原序

門人三原張維德維哲泣捧其父玉坡子所為諸奏議遺稿再拜而言曰予先人以諫死矣夫何憾所不朽者固炳炳在斯幸惠以一言俾櫝而世世守焉孤之願也予斂袵而讀之嘆曰危言哉危行哉有道之邪哉玉坡子名原字士元學問習於童蒙忠亮成於天性正德中舉進士釋褐五月授吏科給事中拜官三月極論時政疏奏九日謫貴州新添驛驛丞居新添乃八年皇帝嗣

統復召玉坡子為給事中皇帝聰明仁聖有堯舜之資玉坡子亦慨然以諫諍為已任是故抗顔列牘朝聞夕奏匡弼君德指陳闕政顯進忠良排擊嬖倖論刺官邪其言經以正而不迂也其事詳以辯而不隱也其氣奮以厲而不弱也其節廉以直而不曲也或曰不有身乎玉坡子曰君爾何有於身或曰不有家乎玉坡子曰國爾何有於家烈矣烈矣夫人之恒情外撼則中畏始挫則末沮懲羹者吹于虀震躬者戒于鄰往往爾也新添

魑魅之鄉豺獀之窟也一朝居之猶曰不可玉坡子終八年於斯焉孤身萬里百死而一生其憂深矣乃不畏不沮而諤諤而挺挺益若是乎疾風不仆勁草有歲寒之心也百折不回江漢有必東之性也斯之為大丈夫矣雖然朝陽升天鳴鳳矢其音神龍出海祥雲耀其景卒復嘆曰有道之邦哉危言哉危行哉嘉靖丙戌孟冬既望蘭谿漁石子唐龍序

玉坡奏議原序

關中舊稱二王莊毅則忠勇端毅則清直莊毅公擊奸順門聲震海内其後七十餘年而三原有張玉坡渭南有裴給舍云故關中語曰前有二王後有裴張喬世寧曰國家重直諫之士自劉李以後士相慕效視昔益盛矣玉坡子甲申封事忠憤激烈抗志委身可謂慷慨就義者非邪向非孝皇養士之恩今上容言之度亦安得畢志竭忠若此哉然余每覽公奏議未嘗不潸然淚下

蓋傷夫為臣不易云公在正德時言時政十二事語多侵中貴人是時中貴人用事故謫公貴州蓋八年不召公也會今上御極公始得召歸益感上知遇盡言乃遂有甲申封事云嗟乎成名亮節足以不朽於世如公者夕死可矣夕死可矣余數過三原會三原諸君子相與論公奏議謂文辭可不必論即剛大之氣高明之見當萬世傳也要之直而不諱切而不迂達於國體中於時務其指意固與端毅公奏議一也公少師端毅慨然有

天下之志卒能不欺其志若此邪國朝諫官如公者才數人耳當世君子無不悲傷歎慕想聞其言也余傷夫自甲申以來至於今二十餘年諫草秘不得出恐久益湮滅乃為檢其遺稿稿凡四卷諸常行事與諸會奏稿今皆削去存其自建白者三十餘疏要皆當世鉅重也覽者以此究公之志業亦可知余言所指矣稿刻之湖廣提學分司板百餘片遺自少華許子者許子督學時刻五經子籍留板尚多而余以分司月紙為工食費云

刻成遺公之冡孫縣學生侍以傳後世嘉靖二十六年
八月望日湖廣按察司副使奉勑督學耀州後學喬世
寧撰

玉坡奏議卷一

明 張原 撰

時政疏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踰涓涘莫報晝夜殷憂圖惟致私顧言語囁嚅莫能自効竊惟以言為職以諫為名上自朝廷遠及邊陲政事失得生民利病舉所當言即言不盡中猶愈無言也臣竊觀今天下之事

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于中激切之誠莫能自已粤稽往古之道載考祖宗之法爰及今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為十二事先之以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以均天下之政次之以省征斂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以順天下之情繼之以禮大臣開言路以庶天下之善終之以崇天道進德學以端天下之本言雖鄙俚事皆切實迹若淺近致實悠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昔野人美芹而思獻嫠不恤緯而憂王臣之效

懇殆亦類此伏望陛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於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時事言雖訐直心寔靡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計開一曰正守令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為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繁政陂民多愁歎然其斡旋之機顧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即徵入用之唐太
宗疏刺史縣令之名于屏風注其政跡于下以備黜陟
我英宗皇帝亦嘗因天下諸司朝覲旌其才行超卓政
績顯著者賜以衣服楮幣筵宴是皆斡旋激勸之道也
今之守令固有端靖慈祥之士亦多闒茸汚賤之流大
肆貪饕過逞酷鷙諂諛成風拜塵乞幸請託終日跂足
待遷發謀舉事皆為身謀若是者十常七八然來朝之
時陛下賜宴賜幣每行賞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

之精臣以為考察之責繫於御史御史職分于訟獄之繁力限于地域之廣其不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于三載考察之外更遣周歲巡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其博采輿論之公不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即加褒賜如漢郭賀故事遇有貪酷之人不拘考察年限即奏罷黜其穢聲著甚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罰用為衆戒以安民生二曰擇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

而遣分閫而治葢重其事慎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驅
逐元人混一海宇雖曰天授而諸將之功實多當時命
將必先選于稠人觀于燕閑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
遣之往迹昭然歷歷可驗今之為將者多紈綺貴冑子
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陳自許及應敵臨戰遽爾怖
恩或退留玩愒或退縮僨軍志氣消沮手足錯亂況其
平日威不足以服遠人恩未能以綏士卒韜略未聞智
勇安在似此庸駑用之何濟非徒無益兵事抑且有損

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于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實寒心伏望陛下廣為蒐羅慎加簡察武舉之外別置貢舉科條考察之餘再立采訪官使不惑于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不執于趙奢子之大言無實戰陳屢經者始授之節鉞不限於邊鄙之遠人智勇著譽者方寄之藩閫不昵於左右之僻倖庶幾蒐收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為治具以刑為

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奸慝懲暴亂息矣此古之降典者
又有待于折民之刑而刑政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
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葢能慎用刑則仁恩孚洽
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慎也漢唐之初立
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鷙鍛鍊之徒耗散國脉天下
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决重辟必令三覆五奏
減膳徹樂誠知人命至重而敬慎者也我太祖皇帝當
草昧之初即留心于刑獄删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

寧亹亹不已嘗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寃抑又嘗因讞獄淹滯廷責輔臣葢埀畫一之法存欽恤之心聖子神孫萬萬年所當敬守也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率不任法貪墨自恣賄賂成市輕重在手喜怒任情獄成于鞭朴箠楚之鍛鍊罰異于比況議擬之附會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而異罰或一獄而梏滯者十餘年或一事而株連者百餘輩舞智弄法深詆巧文雖陛下時下湔滌之

詔敬慎之言殆亦彌文而已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者也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為公乎法既不公而欲天下之治得乎伏望陛下明勅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為聖祖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見行事例為廷臣之所集議者參考而不失内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讞訊明允俾無株連之寃決遣以時使無梏滯之枉陛下亦宜篤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宫中府中于一體欽恤慈至謹三覆五

覈于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奸宄以息五教以弼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為首孔子論政足食為先聖帝明王未嘗不以此為急也自非旱乾水溢霜殞雹擊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立什一之法以制其取校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量功稱事初無靡費因事置人略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既酌天下地里建置官吏復因內府

衙門置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因有濫侈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于東南然而旱乾水溢霜殞雹擊以為天災地歉者既無寧歲抑且貪饕朘剝漁奪蠶食以為民害物蠹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畿之内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錢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内氓隷匠卒無不食禄之家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粟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則害及廪庾況月錢之辦僅貲

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于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名盡越法制物力如之何不絀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清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閱内外官員緊因事建置勢不可無者姑仍其舊若事在得已職涉冗繁者一切罷革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為裁黜其有占恡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漕粟充羡國計可舒五曰省征斂臣聞傳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為掌財之官漢景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租庸調之外不得横有調斂我太祖皇帝嘗曰歳賦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剥削皆原於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卻之以為四方之物皆民之財斂萬民之財以為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獻是知民不可貧漸不可長而希寵生事者宜有以塞其

源也今天下征斂日新勸劭日益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宜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掌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層見疊出率十倍于舊制而皆取辦于守令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于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恣意逢迎以為孝順彼豈肯舍己之財以盡己之忠哉不過取

于民耳取于民者又數十倍而供于上者纔一二分虎狼之暴莫可梏制丘壑之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暴斂而一物不許擅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斂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掌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于上庶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慎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

子噭噭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隸名尺籍實為防禦而京營之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顧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既索其力倉卒有事復欲其捐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精力消萎英氣摧折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既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宮中隙地曰

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攸仰今都城内外工作繁興起撥軍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槩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迯其怠緩嘗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躭延歲月假為督理大肆誅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率已過半上工者能幾日而停止者又或歷時虛名有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内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率在斯人事

非得已使不預為培養何堪臨事動煩伏望陛下俯頒
渙汗申勅所司養銳節勞坐待重役合謀併力動應大
工將見令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內外人役舉皆免放庶
幾民有餘力樂于趨事謳愚不作謳誦聿興七曰恤士
卒臣聞樂生惡死者人之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
堅荷戈以蹈必死之地而樂于進趨勇于敵愾者豈其
情哉惟上之人加意于存恤使平昔遂其飽煖安逸之
願而無倚矛脫巾之怨而後可耳茍或勞役而不肯節

其力朘剥而不能體其心顛踣憔悴初無濡沫之利以為周身之資則彼皆將曰吾冒鋒鏑犯霜雪捐軀命而不得安飽于終日亦何以自感為哉是以怨讟聿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以享士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戰陣備知艱苦屢頒詔旨

恒切注意嘗因天寒念沿邊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飭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番上之卒既疲于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苦於差役之繁重則所以節其力者既無其道矣兼且統領將佐百爾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椎剥至窮髓血月糧雖給曾未得升斗以贍私上下誅求又旁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迨無閑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懷終歳之憂則所以養其生者又無其道矣夫平時愛

養旣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舊章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軍伍士卒得受實惠其有玩法自殖稔惡不悛者寘于重法用爲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歌之樂勇氣增倍戰禦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勵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于天下也古之明王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

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汲汲焉圖効力以立功罰當其罪則不惟有罪者知所懲而天下之人亦將惴惴焉圖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喜之而後賞罰也因天下惡之而後罰故其紀綱振立政事脩舉人心淬厲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裔稱諸葛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為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

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既罰而復免或既賞而復加庸才荐登卒又賜玉徽功莫効輒爾封侯恩或濫及于年資賞或妄加于閥閱希圖傳奉習生徼倖之心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弛廢權柄下移載稽邊功其外尤甚足不出門庭卒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陳多迎合以奏

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畏縮者或全賍禍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覆至全軍令則縱其贖過虛張謀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實覈士卒由之解體邊慝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實覈功勤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無爲苟且目前之計要爲經久畫一之規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閥閱權勢之輩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夤緣肆無忌憚者皆聽所司執奏

又或已經聖意俞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况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遴選甄拔置諸左右以資輔弼啓沃尤非羣臣比也遴選甄拔既將以為輔弼啓沃之資而堂陛森嚴有以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有以沮乎情意之孚甚至廟堂大計雖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意旨徒縻虚名而不使可否于其間則向之遴選甄拔者豈徒隆之于虚禮

縻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喜起賡歌如家人父子之親藹然情意交孚略無猜忌形迹之嫌扞格疏遠之弊唐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于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于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為榮遇各有紀述可考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寖衰形迹闊略

日以睽廢弘治年間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乂安治化休美天下至于今思之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脫略儀文外棄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旁及民隱商搉機務博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密勿之計彼感此孚務使上下之情兩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天縱之質益進聰明而一德可成庶績咸熙十曰開言路臣聞主聖

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為德臣以犯顏敢諫為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為耳目之司正所以廣九重之見聞益一人之心思使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于此可悉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則安用此耳目為哉此為不忠之臣不忠之臣誅無赦抑或人主驕愎自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是自壅蔽其耳目也

昔漢文帝于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群臣袁盎等勸説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于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導群臣使之盡言進投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褒嘉欣然改從初無係吝蓋即成湯從諫不咈改過不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盛與三代同之今天下政事之興草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然或略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咈戾

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尚懷逆鱗之憂聽之雖勤而尚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疇咨延納如古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虛襟宁以聽之者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塵瀆亦宜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群策畢屈庶政無議十一曰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天者君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勑之規諭之甚則笞

責譴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欲其朝夕警省冀其飭躬勵行而後已也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為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祗奉若天以盡其道也况人君尊臨九重至尊無上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尚何所憚而不為哉故災祥沴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咎責譴呵之意以為戒勑規諭之方冀于飭躬勵行而已也

董子以災異為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馳驅為
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
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嘗因時不雨素服草履步詣
禱祠設藁席而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
不解帶每令蔬食雜麻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
萬世無容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
薄蝕星辰殞墜風雹震擊是天道不清于上也旱魃荐
臻大水浸溺盜賊充斥邊陲侵擾是地道不寧于下也

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為治安矣乎抑或以為未也若以為未至于治安則所以飭躬勵行者豈可但已耶夫天地作沴既示仁愛之心而體道守正宜盡昭答之實用副父母萬民之望以謝天地父母之心是在陛下為之而已臣以為應天以敬而不在儀文繁縟之末立政貴誠而不係聲音笑貌之為使能持一敬以為感格之本積一誠以為施設之基一政之施無偽無雜一令之行無二無三有忠信誠慤之實無虛偽誣罔之非孚洽

于群僚百執事之間昭著于宮壼泝大廷之際如漢光
武之推赤心置人腹中唐太宗之至誠理天下則一誠
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天人之間感應之機影
響之捷當有不可誣者至和召來萬靈順應而沴不為
災矣昔唐太宗憂民食而蝗不為災宋景公發善言而
災星退舍是皆應天以誠而能轉災為祥已行而有驗
者惟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學臣聞人君之德為天下
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以修德為急而賢臣之輔

導勸說亦未嘗不以修德為急何也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潛修于嚴閟幽隱之地而昭格于廣博遐遠之域感應之機有不可誣者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為急意正如此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也務學而不能純其

德者學或未至抑務之末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
治者德或未至抑修之末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
經生曲士之為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
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
幾叢委日取論語洪範諸書樂而玩之每遇儒臣經筵
進講率令盡心剖析又命有司訪古今書籍以資覽閱
又深慮聖子神孫以暇逸為垂拱無為故其垂訓拳拳
以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為言著之乎典册傳之乎

後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凡有耳目者所共見聞當萬世遵行而不可違者陛下即位以來于兹九年雖求治之念恒切于中而致治之美未臻其效意者修德之實尚有可言也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思天下仰賴之廣體聖賢善治之言遵皇祖垂世之訓深居法宫尊嚴簡出清心窒慾勵志省非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

又采其切近簡要者施之踐履以為聖德高明之驗其于騎射弋獵荒遊盤樂之事絶意不為或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為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玉坡奏議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玉坡奏議卷二

明 張原 撰

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臣伏見興府旗軍軍校校尉軍人廚役殷通等一千三百餘名俱緣從龍之故蒙恩填註錦衣衛食糧當差各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喬成例連名具奏又乞陞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臣仰覩聖意似非斷然終不欲與之者臣是以復昧死言之臣惟世禄以待有功而人非軍功莫可易致此祖宗懸爵賞以為砥礪天下之大具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鏑歷艱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首級然後上功於幕府而復覈驗於臺部展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具一秩今殷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顧欲得世襲官職以自比於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

得彼徒袖手僥倖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甚重於官秩也陛下復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邪抑將何以勸邊陲將士之有功者邪夫官至於世襲可謂至矣人至於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已嘗汰冗員草冒功今無故陞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曾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往日喬成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科該部之執奏褫其秩而治以罪則殷通等

今日之比例臣知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於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為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襲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若不論賢不肖而直言怨望豈為政之體乎審如是則陛下今日之於殷通等寔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資圖堯舜之治顧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重天下公爵割一時私愛勅下該部遵

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
官世襲如喬成等者通賜查草庶後人貪緣者絕覬覦
之心貪冒者無援引之例而邊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
而知勸奮矣臣不勝犬馬惓惓為國之至

請起大學士石珤疏

邇者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珤將命
祭告闕里便道回家遂杜門引疾累疏乞休節蒙溫詔
勉留再三且勅吏部差人催促供職仰見陛下優禮大

臣春念元老崇重德望延攬俊傑之心天下臣工率皆歡忭鼓舞咏歌聖德凡有志事功者莫不仰首思奮欲副大聖人側席之求以効一得之用但琎退休之志已決而叙述之詞甚懇似不可挽留者臣竊以為有君如此而忍負之琎獨何心哉蓋履盛知止者聖賢之格言進禮退義者大臣之高致琎之用心或以此也臣嘗聞琎之為人剛方直介有確乎不可拔之操公忠簡諒有斷斷兮無他技之美學焉有本不徒勦口耳之説才焉有

用足以為經濟之資名久孚於搢紳之旦評德素愜於
烝黎之夙望若琟者博求斯世不多其人陛下昔任之
銓司復進之內閣天下固已稱之陛下亦已信之如之
何今聽其自去也海內尚有二三老臣負重望而家居
者陛下已嘗注意而未及用之天下方以為聖世不遺
黃耇之闕事顧又可聽琟之去邪陛下左右啓弼成太
平之治者雖已得人然君子滿朝吉人彙征自足彰聖
朝之美固不嫌於多也昔人有曰正臣進者治之表其

意蓋謂進一正臣固未可遽以言治而拔茅連茹之義用人行事之推天下嚮風不約而自皆歸於正治雖未成而治之形已兆矣使人君於此果能體其心不強以逆之盡其才不枉而用之則期月已可三年有成之言必不誣也陛下又可以琗之去不闕治理乃不經之意而不必致之邪臣固知陛下必不聽琗之去也敢復為此言者非求諛於琗也竊念扶植善類乃臣之職奬成君德乃臣之忠况老成典刑實有國者之楨幹而順天

下之情慰天下之望尤治天下得人心者之要道是以不避塵瀆為陛下覼縷言之實非求訣於琁也伏望陛下重念輔贒之不易得治理之不易致勿以天語諄復而厭其煩勿以琁奏頻仍而疑其慢再勑吏部丁寧諭旨仍遵成命責以大義務欲琁之趣裝就道祇服聖恩使與三四元老同心寅恭以賛襄聖徳弼亮聖化陛下亦宜開張聖聽虛心任納朝夕密勿勿二勿疑以共保億萬年無疆之業天下後世必將頌陛下為中興之令

主璡與三四元老亦得為中興之賢相顧不美與

寢趙雲陞命疏

邇者皇上憫念御馬監太監趙山藩邸服侍殷勤于其死也賜之賻祭為之安塋曠蕩之恩至矣極矣尋因少監王佐學為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雲為錦衣衛正千户彼時臣等該科即嘗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已陞了罷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穢不足以啓宸聽有負祖宗設官求言及臣等以言為

責之意俯首捫心靦顏慙懼既而又意該部論列宜有當聖意者𦣻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奏復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夫趙雲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該科及該部論之已詳臣豈能復贅其意外之言哉竊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為之綱維行之

義以爲之權度成之信以爲之楨幹有品式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懸此以奔走天下之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勸焉不肖者視之有所企而慕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爲礪世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陳功者多止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階令之尺籍可考見已高皇帝豈刻印刓敝忍不能予者邪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以爲恩少則貴貴則人知其爲惠然必

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之者畧無難色受之者以為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又何貴於礪世磨鈍也況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即許之邪使可因人乞請而即得之皆將鑽刺請託取徑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倖門一開頹波四潰彼惟知恩出於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懲往年冒濫之弊嘗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以成吏化

之治顧可又許趙雲之乞陞以開新例紊舊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視戰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即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於山哉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户其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敝袴者比陛下略不少如敝袴之愛惜率意輕與無功之趙雲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請皆其職

也居其位食其祿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用之今臣等該科欲舉其職既以為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為不可陛下獨排羣議偃然以為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言舉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薄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為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彭澤又陛下以德業聞望特詔起用素所傾注倚毘者顧亦不信其言焉則陛下之所信者誰也臣伏見近日陛下批答中外執奏

章疏率曰已有旨了或曰已有成命了或曰已發落了不特趙雲一事為然詞涉婉而意甚厲情若順而旨則離請雖繁而執愈堅雖未嘗顯言距人而實寓不容人言之意是豈陛下任人用言之道哉究其末流將必至以人言為不足恤也孟軻氏曰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已於言者蓋亦為此昔史臣賛堯之德曰舍己從人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至漢高帝亦曰從善如轉圜唐太宗亦曰納諫如流是皆書之簡冊傳之後世人至今頌之不哀不識陛下何獨異於此也今之議者皆謂旨由中出政多下逮貂璫竊國命奸倖擅朝綱政以賄成法緣私廢天下事漸不如初者十二三而正德之故轍多踵行之覩茲乞請即其一端陛下聰明神聖天下欽仰獨於此尚不省悟乃爾甘其諛而受其欺邪陛下去年即位之初覃詔天下天下之人扶攜往聽咸舉手加額欣欣然喜見大聖人

之出世而幸閤閣之吏生真有顧少須史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之意陛下今日柰何懷姑息之小惠背已行之大詔渙既得之人心隳垂成之功業乎伏望陛下為祖宗崇重官爵為朝廷愛惜名器俯納該部體國之奏特寢趙雲乞陞之官仍依擬量免傜役俾之世承其祀則君義臣忠兩為得之臣又聞漢諸葛亮告後主曰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臣更望陛下修太祖之舊典孝宗之遺烈宮府不異體刑賞不異法惇大信以示天下庶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恩自上出權不下移平明之治行當見之

弭盜疏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甫出城門當有驛丞稟說前面見有響馬强賊刼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

四五十衆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刼奪官馬去訖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唐庄又聞被賊刼去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寶林寺又聞被賊刼去牧放馬匹官軍跟纒哭告仍復去還及臣回至通州又聞是日刼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内臣船隻行李等物竊思響馬强賊雖云無歲無之然或三五人十數人而止抑或止於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猶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動輒糾

合人衆歃血齊盟披戴盔甲擺列行隊白日大市之中州治郊關之内刼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往往被其剽掠抑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遞字帖於鄉村要來搶刼或傳寄語言於官府要來報讐每日巡行村落徧索富家供億酒飯牽取頭畜黨類滋蔓道路充斥縱横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跂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匿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聞之人言前項強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

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庄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平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蠭起若不早為撲滅誠恐醞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為也臣又聞通州五衛巡捕官負素無勇謀率皆闒茸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邂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為言其分守指揮王蘭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

弊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坐成無策況其顧軍
債馬夫豈長圖力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
為各衛之統領與有地方之責任顧乃自分彼此坐視
旁觀恬然自安略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心一
日之內刼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
其禍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傻子等見
今難制王蘭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以
但已激之稔惡理亦必然而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為之

處臣逆料各衛官負自觧必曰前項強賊豕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預為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愒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之宿弊民間窩藏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曠職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戒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軫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勅下兵部急為議處務求

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衛巡捕及掌印官員合
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暫且住支俸糧令
其戴罪嚴限倏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
王蘭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
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
距繞三四里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
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聰倘肯俯加聽
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修德弭變疏

臣見邇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墊溺陛下祇災知懼不遑寢膳至勤手詔痛自克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畏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闕失意者陛下無意於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歟雖然陛下縱不許臣言臣職在於言豈容於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祇

在於盡言是以昧死為陛下一陳其愚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或為君有失德或為臣有亂政或為羣小柄任或為宮壼制權或為邊隅有警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秉上聖之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衆祥駢集夫何即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

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内局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陝西之旱盜賊竊發於畿輔敵人深入於内境尚有未易縷數者陛下清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為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為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可怠邪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

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謂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虚文而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

是乎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德天輔之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弭災之道先當正厥事也陛下事天所以正德正事者抑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為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為流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為孚契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孽火燒宫之變皆

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先譴示之者天意若語為人君者兾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董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内者天災内燔甚者罪當重燔輕者罪當輕今期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内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繼大位所以凝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釐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冗冒增置猶夫

故也爵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緣近倖茍免權因左右下移猶夫故也内閣不聞夫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書為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後異致自相齟齬略不復有所慮顧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祗舉其槩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愚所以謂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然應天以誠不以僞以德

不以文若徒舉行故事近炫人情避殿减膳徹樂以為痛自省循云然臣恐上天昭鑒未易可以虛文感格此臣愚所以又謂陛下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詔旨已行旋復改之是反汗也是守善不篤也如此而求天意之回災變之弭難矣伏望陛下主敬立誠飭躬勵行正厥德以正厥事順天道以祈天心擴明聖之德昭然而遠悟體

乾元之健奮然以有為總攬權綱明謹政體考之災變之應揆之當世之務追惟前日詔書為得人心之本而近日紛更為疵聖政之由再申勑旨將近日事務一切有乖先奉詔旨本意臣前之所疏或已經府部科道論奏者俱許案行如故信之以篤行之以果勿眩於浮言之疑似勿安於近日之姑息仍望陛下時宣內閣重臣俯加咨議具所啓沃裨益必多六部大臣亦乞特賜召對俾之明陳其職得以展盡乎事情陛下因之覈考其

功亦可周知其人品庶乎上下相孚君臣一德陰陽可和政事可理嘉祥可致災變不待弭而自無矣臣幸得備員諫議之列奉職不修不能輔宣聖德以召天和固不可言忠亦不敢辭罪儻陛下因臣愚言少賜省悟則臣愚報國之忠庶可少罄於涓埃而不職之罪亦可少逭於旦夕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選近習疏

恭惟皇上纘圖撫運光啓中興褫罰憸壬肅振綱紀凡

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蠧政害人之流俱已置之法典但其人漏網於昔者或覬覦柄用抵罰於今者或夤緣復起緣附黨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卒皆布置名下舊人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彼託此之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為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謀密則秘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可以誑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於日之久人之衆也况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

翠寶玩之物價值踴貴私齎進貢各宮以為孝順爭奇競巧冀售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勑下各門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積習尚存鼠伏蠅營乘間竊舉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重違母后之心而亦不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興慶之事宋仁宗聽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忿恨於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諛全無為人之謀依阿逢迎祇求目前之寵傳報往來

言說搆成彼此嫌疑積以歲時遂致釁隙釁基在此理固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愬然於夫婦之情邪伏望皇上洞鑒往事聿先正始杜絕小人使往年以罪放斥之人勿復收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飾詞游說請託者即以奸黨治之或有夤緣各宮傳奉者亦宜一切置之勿聽仍乞再申勅諭內城各門及各宮門守門人員凡遇內臣出入務要驗其脾面審其事故不

許容令前日罪人名下之人私擅進入各宮輒自進貢
具各宮大小内臣亦宜禁其私相往來交接以杜後患
即今冊立中宮之始臣愚以為宮中一應答應内臣必
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
者即賜退黜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祇宜付之太監張
佐鮑忠等以責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於奸黨恐
亦不足信也臣臣子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
罪死罪惟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請逐太監蕭敬疏

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惶晝夜思惟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謂此陛下豈以敬之交通

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邪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
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邪陛下
昔在藩邸越數千里之遠知敬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
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籍之所
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
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已私而
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
且屢賜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累朝厚

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其得罪
天下得罪宗廟得罪社稷大矣陛下豈能無疑於敬而
恝然於心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宗廟為社稷之所
不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亦將有疑於心而不自
安也上下相疑恐非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
覆其黨與凡內府各宮及各監局布置皆有其人況其
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
夤緣布在內外為之應援而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

陛下一時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黙助之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為起伏臣竊為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引以歳時竟猶豫而去之不决陛下縱全私愛柰天下人心何柰宗廟社稷大計何陛下若以敬為知事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他日若敬已死陛下將復用人乎抑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乎敬以

柔媚諂人以陰憸賊物歷年已久更事頗多積慮設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奸巨猾也自成化年來屢被言官論劾略不畏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遽去俟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已禮成止見一具疏請陳旋即自止觀其意祇欲以暫謝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略無一毫愧恥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為宗社計速發詔旨將敬放黜則陛下保全敬

之恩寔大且至況敬囊橐積貲不下一二十萬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列彼乃捻惡不悛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託敬門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保固寵位而不恤壞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苟圖富貴而不恤壞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能去不肯去者有此輩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

赦也更望陛下勅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殛仍勅内府一應内臣以後敢有代敬夤縁請託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根本而奸計不得潛滋奸黨無復依附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第見其壞陛下之事亂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

臣於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

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言斥之姑俟其自陳而徐為之處恩至大也繼今口語籍籍劾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俞允臣請復以陛下之亟宜去敬與敬之自宜亟去者不避煩瀆再為陛下昧死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琭衣玉食寵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腹寄以股肱舉天下大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武宗何負於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

此邪今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於武宗安知敬之他日又不忍負於陛下邪小人嗜利無恥貪得罔厭機深術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奸謀已攻發於衆人暴白於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於禍之已及也技窮勢極尤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逼人鞅鞅殊甚略無畏懼之意漫託蕪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

若人者顧可為陛下冲年新政臣邪臣謂陛下亟宜去敬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無多矣何為沉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蹈夫衆怨之門邪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躡其後者抑敬之子姪贓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爾戀戀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贓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怨日以積

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惡邪敬可謂不善於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臧獲者矣臣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不早賜乾斷聽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置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肯於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令敬去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嬰之而禍必至顧臣受官於朝以言為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

理極論以濟宸聰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敬如此大要欲去敬以安朝廷誼存吾君云爾實非有讐於敬之去為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辭免陞俸疏

近該吏部覆題為隆恩數以優忠賢事欽蒙聖恩陞臣俸一級竊念臣本以草芥微臣空疎無學比緣謬妄待罪勇荒揣已省愆甘心已久幸遇皇上登極特賜甄收得補舊銜已為過望復頒新寵豈敢再叨恩出非常義

不當受伏望皇上察臣衷私收回成命容臣辭免加陞俸級臣不勝感荷悚慄之至

再辭俸疏

頃者伏蒙聖恩陞臣俸級臣具疏請辭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守候吏部覆題間又該翰林院編修王恩等奏為再乞辭免陞俸事奉聖旨但凡近日陞俸的已有旨了都不准辭欽此竊念臣性本戇愚學不通變比不自量上書躁言得罪先朝薄言示罰投荒萬里之外

猶沾一命於末寮閱歷七年之間幸獲餘生於瀕死每
恨忠誠之未至尚致感格之未能罪實由臣今復何說
念愆省咎方思悔悟之門忍性動心深感生成之德值
聖人之挺出撫洪運以中興光燭覆盆陽敷窮谷首覃
明詔收録廢遺顧臣謭微亦荷濫及感極思奮知受命
之有時喜過而悲念更生之如夢玆者復蒙軫念特賜
優恩寵渥自天戰兢無地臣猶自駭人將謂何比即請
辭未荷俞允敢披肝膈再玆瀆陳蓋非自矯以好名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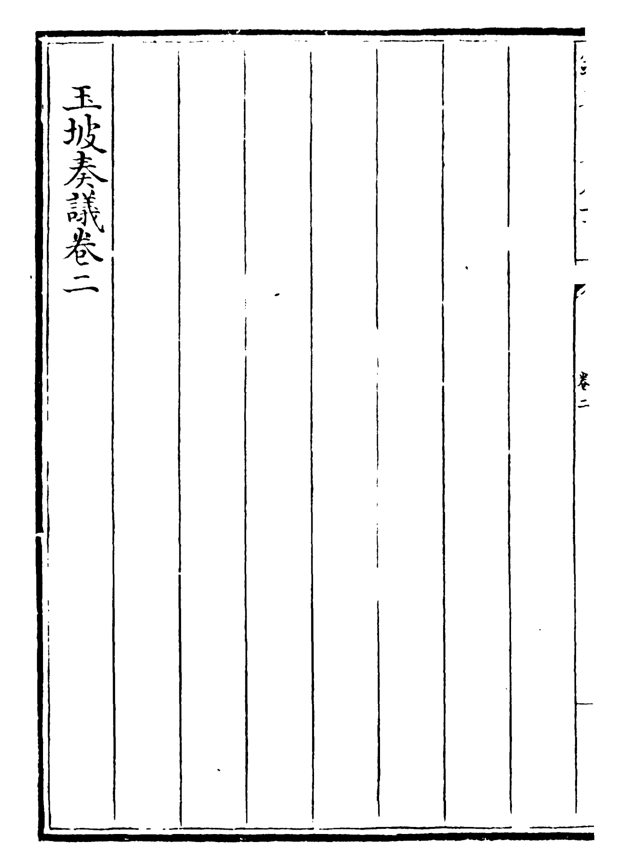
亦內省而有説方臣之南遷也榮冒冠裳尚忝官階之末飫充口體猶叨升斗之資初無簿領之紛紛得以昕夕而事事尸焉久矣功何有焉况臣與跪門人負獲譴迴不相似初未嘗受朝堂之杖又未嘗罹錦衣之囚既不同科難以槩論且國家之差秩廩寔以甄乎賢勞而臣子之受直傭自當揣乎分量見得貴思乎義飡廩必稱夫功踰望之恩不可以屢徼非分之寵不可以茍叨自度於心無一而可勉焉拜命恐速官灾是以瞿然以

懇辭不敢居然而安受伏望皇上察臣愚悃矜臣懇誠

特下綸音聽臣辭免庶臣之復官不擬為終南之捷徑

而臣之行已不失其筮仕之初心臣不勝惶恐待命之

至



玉坡奏議卷二